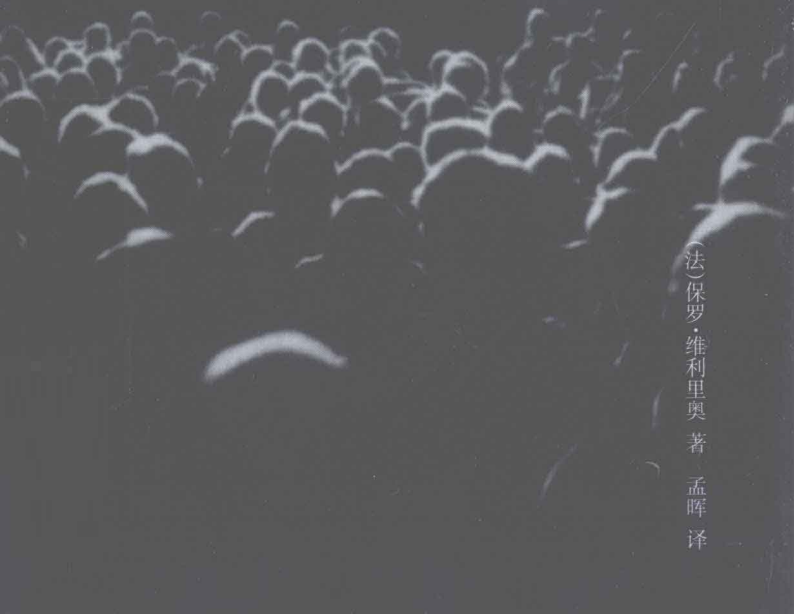


Paul Virilio
Guerre et Cinéma

战争与电影

(法) 保罗·维利里奥 著 孟晖 译



战争与电影

知觉的后勤学

Guerre et Cinéma

Logistique de la Perception

(法)保罗·维利里奥 著 孟晖 译

Paul Virili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法)维利里奥(Virilio, P.)

著;孟晖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5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ISBN 978-7-305-07973-3

I. ①战… II. ①维… ②孟… III. ①战争片—
电影评论—世界 IV. ①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7472 号

Paul Virilio

Guerre et cinéma I : Logistique de la Perception

© Cahier du Cinéma, Paris, 199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JUP

Through Garance Sun Agent Littérair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7-27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

作 者 (法)保罗·维利里奥

译 者 孟 晖

责任编辑 赵 丽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32 印张 9.25 字数 158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973-3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本书所展开的，是战争在二十世纪当中对于电影技术的系统性运用，这种研究迄今为止尚不存在，或几乎还不存在。事实上，在美国南北战争当中，由于无论是出于战略还是出于战术都对测绘地形图有着明确的需要，就已经导致了军事摄影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如今的视频监控还未出世的情况下，高度利用空中侦察以胶片拍摄成的电影片段这一方法得到大力发展。须知，由于地面处于持续的动荡中，组织战事所需的各种拓扑学标点不断地被炮火摧毁，对于对手双方的参谋部来说，便只有空中侦察这样一种侦察能够提供出对战斗

过程的再现,并且是可以将战斗过程重新实时化的再现。

装载在飞机上的照相摄影机的窥视孔,作为一种间接瞄准的仪器,形成了对大火力武器瞄准镜的补充,因此,它兆示了在捕捉目标方面的意味深长的巨变,亦即军事行动的程度不断增强的去现实化。在这种去现实化中,影像行将战胜实物,时间行将战胜空间,而其环境则是工业化的战争,其中,对于事件的再现压倒了对事实的呈现。这样一种形势不久将引发战略性译读与政治性译读之间的冲突,而稍晚会有无线电波,再后还会有雷达,翩然降落到这一图景上。

就是这样,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感知的后勤学当中,影像的补给变得等同于弹药一类军需品的补给,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为这种军事感知的后勤学发展好了前期的预备工作。一战奠定了一种新样的“武器系统”,这一系统由战斗的运载工具与摄影机两相混合而构成,实乃经典的“摄影移动车”的系统化。这一新样的武器系统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将催发一种视野覆盖全球的战略的开启，所借助的则是间谍卫星，是无人驾驶飞机以及各种视航导弹，而尤其是借助于最新一种类型的总司令部的出现。此种最新类型的总司令部乃是电子化战争的中央直接管理处，面对一场变为全球范围的冲突，它有能力肩负起对此冲突的影像与情报加以“实况时间”的管理，如命名为“C3i”——Contrôle, Commande,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控制，指挥，通讯，情报）之缩写——的司令部，今后，它将为每一个强权机构所拥有。

传统有之的“军队电影部”负责完成对于平民人群的宣传，然而，如上所述，还有着—一个“影像的军事部”与之并存。“影像的军事部”有能力把对一场场战事的战术上的再现与战略上的再现二者整体地提供给战士，提供给坦克驾驶员以及战斗机飞行员，而特别是提供给负责部署兵力投入的高级指挥官们。

不消说，在陆军、海军以及空军的任务准备阶段，拟真手段的使用都已经系统化，除此之外，我们

还应该注意到,随着新近倡导的东/西方裁军,核威慑自身正在发生彻底的演变。实际上,随着“战区武器”的逐步消失,亦即中程与短程的火箭弹逐步让位于轻型的、智能的导弹(“侏儒”[Midgetman]洲际弹道导弹,“毒刺”[Stinger]便携式防空导弹,高精度智能光束炮[Smart-Gun]……),我们所见证的乃是又一种新巨变的前兆。在这一新巨变中,很可能要轮到飞弹消失了,代替它们的是光导武器(强力激光,粒子炮,电磁波武器……),凭借军用遥感侦察卫星的高精度镜头,以光的速度运作。

一旦在将至的年头里到达这个历史阶段,大约,核威慑的策略将会被这样一种威慑策略所代替,它的基础乃是能够将敌方领土框定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并且这一视野还具有化身千百因而无时无刻存在的能力。有点像西部片中的枪手对峙场面,武器威力上的均势在重要性上要逊于反应力,也就是说,眼光的一闪胜过了枪击的火花。这是光学的对抗,是电子光学的对抗,它的口号恐怕是:无休止地瞄准,始终盯牢,便能取胜。这种取胜,乃是赢得

一种军事力量的新平衡的本初状态,此种军事力量的新平衡不是建立在炸药与四射的飞弹上,而是建立在探测器、传感器、电子遥感侦测器的瞬时性功力之上。于是,正如一位哲学家所曾经说过的:“获知国家的实质、战争的实质这个问题,与获知感知的实质乃为同一性质的问题。”^①

然而,我们须注意,这种带有一种外科手术式精确性的无时无地处处存在的能力,不再是出于人类观察者或军事分析家的能力,而是出于装载在侦察卫星上的“视觉机器”的能力。由于后者,对于敌方领土的感知逐点地自动化进行,有能力以电流的速度帮助导弹的智能系统做出决定。

随着控制论如此的直上云霄,我们仿佛已经远离了作为根源的军用电影术。然而,没有注视的视觉这一新生事物乃是瞄准线的发展史的直接承继者。瞄准的行为实质上是注视的一种几何化,是一种通过技术让肉眼的感知依据一条想象的轴线校

①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准的方法,这条想象的轴线是一条理想的直线,曾经(在法国)被人们称为“信念线”(ligne de foi)。这条瞄准线不仅是图形侦测电脑的数码运算视觉的先兆,而且也预告了感知的自动化,正是在感知的自动化中,产生了对于信仰、对于信念的依赖,以便指定这样一种注视的理想线路,此种注视从眼瞳出发,经过窥测孔,到达瞄准器,然后,穿过那里,达到目标,也就是被瞄准的对象。有一个现象应该是颇有揭示意义的,今天,这条理想中的线已经显得完全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以至于在(法语的)日常用语中,(信念线中的)“信念”一词已被丢弃。语言学上的遗失现象所引出的实际上是遗忘,对于注视行为当中主观解释部分的遗忘,而在注视行为当中,始终都有解释活动的主观性在起作用。

另外,还应注意,如果我们试图书写这一条“力线”的历史,亦即透视之信念的历史,那么,这一历史可谓几经变迁,在十九世纪初发明摄影术之后,不久电影问世,更晚则是录像和电脑成像的出现,并且制造合成影像的主动性光学也诞生,情况就更

是如此了。

天文望远镜在十七世纪的出现已经动摇了关于世界的视野，这条“信念线”在那时就破碎了，在伽利略的望远镜镜片的被动性光学里发生了改变。实际上，这一注视的反射化通过让宇宙起源学中的地心说遭到怀疑，也引发关于感知的信仰遭到怀疑：由光学形成的远距式感知预示了最近电子光学电视发明所引发的严重哲学问题，而随后尚有关于“视觉化”的严重哲学问题，所谓视觉化，是指对现实的译读变为自动化的这样一种科学。因此，在“作战机器”之旁，始终都并存着（肉眼的、光学的，随后则是电子光学的）监视机器，它能给战士，特别是能给指挥官们，提供关于正在发生的军事行动的一种透视性视野。无论是最初的瞭望塔也罢，还是系留气球、侦察飞机或遥感侦察卫星也罢，同一种功能在被无限地重复，“瞳眸的功能，也就是灵魂的功能”。不管战场怎样延展，所需要的都是以最快速度掌握关于敌方部署的再现，关于其兵力及其后备力量的影像的再现。于是，观看与预见互相混淆

到这种程度,以致现实无法与虚拟分辨开,军事行动发生在——用参谋部的行话来说——远离视界之外(*au delà de la portée optique*,简写为“APO”),软弱无力的目力的视野,是靠电波视图在实况时间中予以补全。

在红外线的热感成像之外,最近的另一创新是暗光电视。举例来讲,利用带有亮度增强器的镜头,我们可以拥有这样的仪器,它不止是仅仅记录下一个个图景,而是添加、增强环境的亮度,镜头扮演了夜的光子,就如一台粒子加速器一般。暗光电视就像用一束光冲破晦暗的灯塔那样,把黑暗变得透明,把夜色再也无法藏匿的景物的影像带给交战双方……就这样,在热感镜头与雷达成像之旁,又发展出了一个新亮点,一个间接光的光源,它有可能对于电光形成补充。电子光学之光,不仅是为发展武器服务的科技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是为警察服务的科技的最新成果,须知这样的摄影机就用在那些有晚场比赛的夜晚,安装在体育场的出口处。

就这样，在连发式武器的工业革命之旁，以及在稍后自动武器的工业革命之旁，还存在着一种连拍式影像的革命，而摄影则为其诱因。最近，视频信号对于经典的无线电波信号加以了完善，这样，录音制品把“电影术”又加以了延展，另外，它更提供了一种对于敌人加以实况的、日夜不停的遥感监视的可能性。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关于精确打击导弹与大规模密集武器的当前讨论，”一位负责国防的前美国副国务卿 W. J. 佩里(Perry)如是言道，“我会这样说：只要你看到了目标，就可以指望将它摧毁。”

这句话完美地道破了新的地缘战略形势，并部分地解释了有限度裁军的原因：实际上，既然一旦被发觉也就意味着落败，那么，就必须把从前投入在军力的实施中的那一切转而投入到威慑阶段中。由此而水到渠成地出现了“隐身”(STEALTH)导弹，其武器是“隐秘”的，其载具则是“隐形”的。由

之而后,关于(用于电子对抗的)伪装目标的研究与发展在军事-工业企业中便占据了优势地位,不过,这一地位本身也是隐秘的,对于相关技术的监管要远远强于以前对于军事秘密例如原子弹的发明的监管。

很明显,威慑原则发生了逆转:本来,各种武器是非被人熟知不可,这样才能具有威慑性。然而,与之截然相反的是,隐形装备只能通过测不准,通过隐藏其存在才能发挥功用。测不准,先是把一种令人不安的猜谜活动带入各军事阵营之间的游戏里,然后让核威慑的性质本身也逐渐遭到质疑,驱使它让位于一种“战略防御的革命”。“战略防御的革命”并非如里根总统声称的那样,以开发太空中的新式武器为根基,而是以不定性原则为根基,以一个武器系统的不被了解为根基——这一武器系统在可靠度上之不明朗,一如其可见度之不明朗。

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感知的后勤学”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秘密所具有的终极重要性了。因应于一种要照亮一切的意愿,影像与声音的

战争取代了实物(飞弹,携带功力或强或弱的炸药的载体……)的战争,它能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刻把一切都提供出来以供观看,以供了解。上帝之瞳禁止一切的事故与意外,而影像与声音的战争正是对上帝之瞳的科技翻版。

本书首先试图阐明这一规划的诸般新近的起源。在稍后的第二本书中则将详细讨论相关的最新成果。

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

1991年2月8日

目 录

前言	1
兵不厌诈	1
电影并非我看,而是我飞	19
“汝等人影像地狱者尽丧希望”	78
即时性的假象	132
弗恩·安德拉影院	165
时间占先机,则权益占先机	194
镜头推移八十年	212

兵不厌诈^{*}

一旦爱尔兰或巴斯克的非法武装分子们、“直接行动”或“赤军连”的成员们，利用谋杀、暗杀与酷刑来获取广告效果，并把其如同赎罪献牲的受害者的照片提供给媒体作为爆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战争的行事就开起了倒车，返向了战争的那些致力于精神效应的起源，厌胜术，宰献牺牲的慑人场景，以及死亡降临的慑人场景，它们乃是古老宗教所特有的东西，是长老制部落社会所特有的东西。恐怖主义阴险地提醒我们，战争乃是一种谵妄

^{*} 孙子

症(délirant)的症候,总是在恐惧、毒品、鲜血的朦胧光亮中运行,也在一统性(unanimité)的朦胧光亮中运行。这种一统性本是在盟友与敌人、受害者与刽子手的肉身相搏中获得印证,但这里所涉及的不再是同性欲望的肉身相搏,却是死亡欲望的同质性对抗,是生存权利之于死亡权利的倒错。^①“在战争中,”F. 冈比耶茨(F. Gambiez)将军如此写道,“种种暗示与种种幻觉繁生丛生……对于(令人消沉的或令人振奋的)心理因素的探求,能够有助于为一场场战斗重建起其真实的风貌。”

从古代(Antiquité)起,军事组织就一直在进行着技术与科学上的种种革命,致力于解决最广泛的问题,然而,即使如此,它却并没有与前科学的模式斩断根连,而正是因此战争也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处理突发事件的科学了。

战争不可能脱离魔术性的景观(spectacle),因

^① 《大众国防与生态斗争》(*Défense populaire et luttes écologiques*), 保罗·维利里奥著,加里莱(Galilée)出版社,1978。